

新女性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錢裝書局

上海開明書店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二)

新女性

(第七冊)

新女性

上海第

17

目

次

綏裝書局

知學社

PDG

新女性



新女性

上海 第七册

新女性	一九二八年	第三卷第四期	………	二九八一
新女性	一九二八年	第三卷第五期	………	三一三
新女性	一九二八年	第三卷第六期	………	三三四三
新女性	一九二八年	第三卷第七期	………	三三六七

新女性

第三卷

第四冊

陈世凯

第三卷

第四册



新女性 第三卷 第四號 (第二十八號)

關於馬汪事件

馬振華的自殺及世評……………豈凡(三六四)

馬振華女士的死……………黎麗(三七二)

我對於馬振華投江事件的批評……………焦頌周(三七四)

幾句投機話……………居旬(三七九)

爲振華之魂慰……………伊倫(三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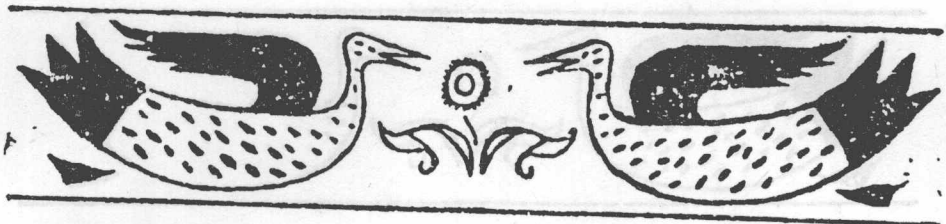
親與子……………黃石(三八五)

小詩……………張威(四一四)

朝鮮女俗考……………天行(四一五)

小品……………江紹原(四二三)

駢馬……………燕志儔(三八四)



斯德林堡的婦女問題劇……………李蒂甘(四三一)

從法國留學生說到廣州青年……………張欽珮(四五五)

功 德 無 量 錄……………燕志儒(四六二)

我 將 引 長 戀 愛 之 絲……………錢君匋歌(四六七)

一 封 情 書……………邱望湘曲(四六七)

忠 心 的 生 活……………馬靜沉(四七一)

寶 二 嫂 臉 上 的 微 笑……………燕志儒(四七六)

戀 人 的 給 與……………陶哲盒(四七七)

一 封 信……………燕 燕(四八三)

賽克(西洋名畫)……………朱惟靜(四八三)

A. De Curzon 作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中文名歌五十曲

豐子愷編 一元

所選歌曲，部極名貴，尤以中國第一作曲家李叔同先生即弘一大師舊作爲其多數，其價值無待贅述。此由豐子愷先生親手寫成曲譜及歌詞，製成石板，用一百二十磅上等道林紙印成，紙線較訂，爲國內空前特出精美高尚之藝術樂用，作中等學校教本，最爲適宜。愛好音樂者更宜人手一編。

小學校音樂集

陳鶴琴著 八角

本集曾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學小學部及第六中學師範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安徽省立第三師範等校試用，旋律優美，動聽，歌詞淺顯悅暢，在現今音樂教本中可稱獨步。書後附有簡譜，以便未識五線譜者之參考。並承豐子愷先生作成漫畫多幅，插印書中，用上等厚紙精印，大六開本八十餘頁，適合小學唱歌教科之用。

摘花鏡君甸編 三角

本書集所收爲錢君甸先生創作，愛惜歌曲，實爲中國近今樂壇上最得體的傑作。歌辭新穎，旋律婉轉，讀得此集在愛人前歌唱或與愛人合唱，必能增添愛情。如以之作爲饋贈之物，亦屬無上妙品。用特厚紙精印，陶元慶先生作書面。

音樂入門

豐子愷著 六角

本書原爲中學校的音樂教本，對於初學音樂者的指導，特爲周詳。上海各中學校採用爲教本者甚多，成績均極優良。凡愛好音樂而苦於自己修習的困難者，讀此亦可獲得正當之門徑。

孩子們的音樂

豐子愷著 四角

這是用故事體來敘述音樂家的生活的，極有興味。以此書作爲兒童讀物，一方面可使他們感到故事的興趣，一方面還可以使他們得些音樂常識，從此引起對於音樂的熱愛，得到美育的陶鑄。

名利網

沈醉著 三角

這是兒童歌劇，與時下流行的金瓶其趣。她沒有腐敗之音，不金以淫靡形式替代一切動作。情節複雜，結構緊湊。書用五線譜印，末附簡譜，願各小學的遊藝會中都能將此劇表演一番。

若木華集

朱湘譯 近刊

詩最不易譯，而朱湘先生獨能譯得音韻歷歷，曉暢流麗。讀其他譯詩十字的一首，有時竟須費去好幾天的工夫呢。這本詩集裏有莎士比亞，彭斯，雪萊，濟慈，荷德，海涅等人的詩，均極名貴。後附「譯詩時」一語，尤爲珍貴。愛好詩歌者不可不讀。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文學概論

本問久遠著 近刊

這是新文學概論的擴大本，除概論和文學批評論外，中間還加了许多各論的材料，佔全書三分之一，凡關於詩歌小說戲劇等要素，及其構造方法均敘述無遺。而原有的兩部分也加以修正增訂，實是研究文學必備的好書。

歐近代文藝思潮論

本問久遠著 近刊

本書從古典主義，一直經過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把歐洲文藝思潮，條分縷析，明白如話。譯筆流利，幾似創作。唯略述各國名著大意，絕味尤為豐富。研究文學者一讀此書，可以明瞭現代文學的大概，中學以上用作教本，尤極相宜。

舊詩新話

劉大白著 近刊

這雖是關於詩歌的許多斷片感想，但却是字字珠璣。作者以他過人的智慧，精到的判斷，予我們以詩壇上的大發現和大收穫，尤其是關於古詩音韻方面的問題，既了別人從來不曾說過的話，指示給我們新的途徑。每在短章中包含著豐富的知識，「一粒沙裏現見世界」這句勃來克的詩可以形容給我們的作者。

法國的浪漫主義

會仲鳴著 四角

譯歐洲文藝思潮的書，在中國還可找得出幾本日本的舶來品，但專介紹一個主義的書還很少見。這本書說明法國浪漫主義的大勢，並分敘盧梭、史代埃夫人、許峨、拉馬爾丁、維宜、米塞、高知耶、大仲馬、聖佩韋等九個作家，簡要得體，附錄致書目，尤切實用。

柴霍甫印象記

徐志摩著 近刊

柴霍甫的作品，我國譯得很多，因此我們應該知道他的生平，增加一些說原著的興味，幫助我們了解這位冷眼的作家。本書是俄國高爾基科布林和蒲寧原著，以俄國文人寫俄國文人，他們的筆友的傳記當然更加準確，並且遺書是敘述性質，更無枯燥之弊。

安徒生傳

顧均正著 近刊

安徒生的一生就是一篇美麗的童話，他的傳記當然也是極有意味的。我們看他未成名時演劇不成，作詩不成，那時是如何的潦倒；童話一出，萬人爭讀，又是如何的榮耀。這不但是研究文學的人必讀，就是為人父母的也不妨拿這書給自己的兒女，對於他們立身處世也是很有益處的。



關於馬汪事件

最近上海發生的馬振華和汪世昌事件，因了各報上本埠新聞的極力渲染，居然成爲一個大問題。有一天在某處宴會席上，某先生曾對我說，新女性可出一專號討論這事。但在我們看來，馬汪兩人的發生關係以至於尋死覓活，無非是受了舊來西廂記一類說部的影響，至多也不過是玉梨魂一類小說在那里作怪，距離所謂現代的戀愛不知有幾多的遠。不幸這位十七世紀多情小姐式的馬女士遇到了一個浮滑卑劣的汪世昌，遂釀成了這樣的一齣悲劇。所以當作一個戀愛問題來討論，實在不免有點時代錯誤。但從婦女問題的觀點上來看，却是大可注目。至少可以使我們知道，在中國雖然鬧了許多年婦女解放，性道德更新等等的論調，而一般女子中像馬振華那樣具有（如馬父炎文所說）「新思想舊道德」的，却還多着。——對這事件的多數女評論家，多少也含有這樣的成分。這實在是馬汪事件不能絕跡於中國的原因，爲留意婦女問題者所不能忽視的。這里發表的幾篇文字，不能說是怎樣的批評，無非是幾個社員和讀者關於這

事件的一點感想而已。——編者。

馬振華的自殺及世評

豈凡

最近在上海發生的激動社會一般聽視的事件，可以算到這一件了。這事件已經由各個遊戲場的新劇班排做戲劇而上演了。關於事件的本身，沒有再詳細記述的必要吧。實在因為這是表出舊禮教破滅的悲劇，惹動人心極大，引起的反響很不少。我想從這些反響的聲中，去觀察社會一般對於婦女問題中某種題目，如同戀愛，結婚，貞操等等的抱有什麼一種觀念的。

馬振華與汪世昌的關係，我們承認牠是一種戀愛，沒有什麼異議吧。不必說這種戀愛的方式，不是簇新而漂亮的現代式，是破舊而卑劣的古怪式。古怪式是我杜撰的名詞，因為不能發見一個適當的名詞；而且他們的相認識，一半有「後花園私訂終身」的古傳奇中才子佳人之風，一半又有目下正人君子所賤視的「釣膀子」樣式，所以是說牠古而且怪的。汪世昌見了素不相識的馬振華，就寫情書給她，這總是上海人所謂「釣膀子」了。後來二人詩文往還而且馬女士稱汪為「才貌兼全之奇男子」，在二人來往的信文中，大有中世紀才子佳人的色彩。不過古怪雖則古怪，戀愛總是戀愛，不論是根據女為悅己者容，或者漂亮的蟹肉一致的戀愛論，兩個人終於踏上了必然的階段，這男女關

係最終的階段。悲劇也是從這裏開場的。

也許像一部分人所說，汪世昌對於馬振華加以誘惑，以致造成此事。但一切戀愛，決不能是片面的，馬振華對於汪世昌也有心，才能一投即報，其實馬女士年事已長，恐怕在生理心理上正在性的煩悶時期，而且自國民革命軍漫野遍地而來之後，一切人對於此種背掛皮帶的朋友，極其臨羨，我很好奇許多為他們的出現而激發情人的可憐的情場失意者，實際眼光銳敏的女人，若有機會決不放過此種漂亮的準士官的汪世昌的穿中山裝便是使得馬女士合意的一個條件吧。況且三十歲的馬女士豈無春花秋月感時傷懷之思呢？一個知心人在多愁生活的她是何等必要呀！他們的戀愛原是極有迅速發展之可能的。算來自通信至生肉體的了解，不過三個多月的工夫，這也是當然的。

但以爲馬女士因此之故而致死的乃是誤解，在戀愛的人中間，這肉體的了解是不成問題的，看他們後來的信中仍舊很和洽就可知道了。但是馬女士爲什麼要自殺呢？這我以爲馬女士認爲她的「最親最愛的好弟弟」世昌已將她拋棄之故。這因爲汪世昌將出發前線，把信件交還馬振華，而馬女士以爲是表示絕地之意，否則在很順利的戀愛進展中，不會起此劇變的。在馬女士認爲苦守來的節操已被破損，愛人已經不愛她了，在她還有什麼活在世界上的必要呢？是這樣他走上死路去的。

汪世昌的自殺，心理上經過怎樣的一種歷程，有一點不可捉摸，便是因爲他帶了一根繩子去的緣故。自殺而要用繩子，不是用來絡了自己的頭頸掛身子到屋梁上，却去拴在水邊的木筏上，再把腰

裏繫着繩的身子跳到水裏，實在太奇怪一點。假使汪世昌是掩耳盜鈴的假自殺，那他不裝死也沒有什麼，未必世間的攻擊他更猛烈一點，這假裝自殺實在沒有施爲的必要。若是真的因爲恐怕屍身漂去，却又未免思慮太周到了。

回頭過來看世上一般的輿論，都對於汪世昌下嚴酷之斷語，說他侮辱女子，是一個沒出息的人。姑且舉出二個團體的宣言來，作爲一例。

(一) 上海中華婦女同志會對馬振華女士投江事件，曾於前日召集緊急會議，加以討論。該會昨根據議決案，發表宣言如下：

本會同人，對馬振華女士投江自殺事件，欲以痛悼之意，簡單之言，正告於全國各界士女曰：「死馬振華女士者，既非舊禮教思想之束縛，亦非舊家庭家長之阻梗，而實浮蕩成性，狡猾無恥之拆白男子汪世昌也。夫汪世昌以一窮途無聊之人，竟敢大言欺世，睨然自得，用種種不正當手段，勾引良家閨女，此其罪惡，已不勝誅。馬女士墮其彀中之後，殷殷相慰，不惜分金以贈，情至義盡，蔑以復加。苟汪世昌尚有人心，宜如何感女恩知己，以圖報稱。乃汪世昌於誘惑馬女士以後，復疑馬女士爲非貞，且竟退還情書，表示決絕。其人格之卑鄙，心術之狠毒，實已達於極點。汪世昌固自稱在某軍任職，將來有做代理縣長之望者，則其非頭腦冬烘可知。又豈可對於純潔之戀愛問題，而移樽就教於江湖糊口之算命先生？其無論其爲設詞假託與否，而汪世昌之思想陳腐，已爲不

可掩飾之事實。馬女士既遭拆白，又悔失身，怨憤交加，自在情理之中，投江自殺，豈得已哉？乃無恥之汪世昌，假仁假義，假作自殉，欲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其計固狡，其心雖毒，但世人非盡愚昧可欺者，况屍棺未蓋，已發爲續絃之談，無情無義，誠無恥小人之尤者矣！此種欺騙女性之萬惡殺人犯，若聽其逍遙法外，則法紀之謂何？本會在婦女界的立場上，對此重大事件，不能不挺身而出，深望各界士女，速起作正當之表示，尤望輿論界鞭辟入裏，加以嚴正之批評。青天白日之下，決不能容此欺詐賂誘無恥萬惡之殺人犯，偷息存在也。」謹此宣言，維希公鑒。

(二) 四區黨部婦女部，爲馬振華女士自殺事宜言。

馬振華女士，又爲吾女界同盟彰明較著被騙於拆白戀愛的犧牲者了！我們看看汪世昌對於戀愛的態度，對於方死者生前與死後戀愛的心理，直可說汪世昌爲殘殺女子一個罪人。始而賣弄冬烘式的歪才，既而佻健無恥，希圖肉慾的快感，終而假手於汪氏天字第一號的處女問題，置女士於死地。聞男子對於女子滑稽戀愛的破天荒，創出醜陋女子的新紀元，女士屍骨未乾，而自身甫即得救，馬上即說出要娶妾的供狀。自以爲裝模做樣，跳一跳黃浦，就可以避免人家的詰論。這種欺狡的行爲，更可以令人看出是一個善於欺騙的魁手。是則馬女士之死，非爲情死，直爲被迫而死。當此革命發揚時代，汪氏又爲側身革命一份子，如此殘酷行爲，實屬吾革命隊裏之敗類，殘害吾女界同胞之惡魔！苟任彼漏網法外，公理何存，人道何在？不但使馬女士含冤不白，而影

響吾女界前途至鉅。凡吾各界，其羣起而攻之！

但是所以認為女子被玩弄被侮辱的根源，不就是爲了這舊道德中的傳統的貞操觀念之故麼？若使女子的貞操是可以有生命的價值的，男子爲什麼並不呢？站在純粹的兩性平等觀上面，女子的貞節是否這樣的成爲問題，是很明白的。肉體的了解是男女雙方的事，而且又是雙方同意的，是戀愛的必然的歸結，若是一個真能了解戀愛的人，了解近代戀愛觀的人，必然不生什麼問題的。但是汪馬都是傳統思想支配下的人物，在舊禮教底下，本來不應產生此種放佚的戀愛行爲，既要服從舊道德，又要學做新人物，於是乎二人非死不可了。

中華婦女同志會，對汪世昌的憤慨，實是應該有的，但說他用不正當之手段，勾引良家閨女，是罪大惡極，却有點過分了。究竟他們兩人，可以叫做乾柴烈火，在這一種情狀之下，那事情是免不得要發生的。況且際此不新不舊之時代思想中，統御社會的道德已經朽爛之後，一切都在飄搖不定之中，此等曠夫怨女的結合，原算不了一回什麼事，我們在每日的報紙上社會瑣聞欄中所能看見這一類事，決不是少數的，我們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認汪馬等人，比他們應該受特別的待遇，下例外的論斷。汪世昌是否是所謂拆白一流，在目下的事態中，正不易根究，因爲假使是拆白之流，那假裝跳黃浦是不必要的，那黑夜裏浸到冷冷的江流中去喝黃濁的鹽水，未見得有什麼好味道吧。

假使這一回汪世昌的投江，竟不得救而死去，世上的輿論，不知要怎樣的了？大概要熱烈地讚美

戀愛吧。歌頌他們的勇敢的情死吧。那麼許多汪世昌的可以現時受人唾罵的地方，也變成可以讚嘆的吧。看許多論者的文中，真希望汪某死去的意思。其實這又何必呢？咒一個人的死，總不是好事吧。說因為汪世昌使得馬振華死了，所以非死汪不行；那麼你們要使汪死的人，該怎樣呢？一事件的是非，不能因為人的死，不死，而改變論斷的。評論汪馬的事件，與汪馬的死不死是應該沒有關係的。評論女士的死與汪之關係，不能與汪的死成功或死失敗有些交涉的。所以我們對汪馬戀愛的實際情形，除了他們往還的信件中，感情很好，及為貞操問題的小糾紛之外，沒有什麼可以注意的，即是在事實上我們也沒有可以確證汪世昌是拆白之流亞的證據。

至於攻擊汪世昌之說要再娶，那難道算是男子也該對女子守節的新性道德麼？舊的節烈觀已經被人家攻擊得體無完膚了，這一種主張，那賢明的新女子們不會發生吧。那麼汪世昌為什麼就不能再婚呢？若是汪世昌果真裝得假仁假義一點，他口中又何嘗不可以說要終生過獨身生活呢。這樣說了，又有誰去保證他的真實，誰去監視他的行動呢？汪世昌竟坦然說要再婚，還不見得是善於作偽之人。那麼他的自殺是否作偽，更加該存為疑問，不能因為那一條繩子，就一竿抹殺了的。

所有對於汪世昌的批難都是一時激於感情的話，都缺少論理的根據。汪世昌的可以非難，由舊式的人說起來，是不該引誘良家子女，這不錯。但是由這一種觀點出發，却要達到馬振華死亦不足惜的結論。因為山僧的禮教說來，這失身於非人的女子，是無法原恕的。但是沒有一個人說這些話，已經

可以知現在已絕無崇信舊禮教之人了，這一點是可以表出這幾年來的社會基調之變革，後值得使吾人注意的，從戀愛的立腳點觀，汪世昌之提到處女非處女的問題，是該大加攻擊的，但是就這一點下正面攻擊的很少。大都認馬女士爲完璧，而斥汪世昌不該疑之，並不敢進一步說即使馬女士已非處女，亦不成問題之話。處女與非處女，雖不過一張處女膜的問題，却因爲有數千年傳統的勢力，所以還令人看得如此重要，有幾分真是無法可想的應該，但是自命爲新人者總不該這樣才是啊！

我們並不以這一點來責汪馬，因爲他們都是舊思想支配下的人，他們既爲自由戀愛，又欲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婚，他們不能脫出舊禮教，終於死於舊禮教，這是實在無可挽救的事情。馬振華的父親說，她死於新文化新得不徹底，舊道德舊得不徹底，是死於新舊相混中。這有一半是對的。馬女士是死於完全之舊道德，而於新文化一無關涉。因爲男女的愛欲是人類的本能，自周公孔子以前就存在的，不能說因爲有了新文化之故，馬女士才能與汪世昌生戀愛。馬女士與汪先生之戀愛，新文化一毫不負責任，所以她的死與所謂新文化是無關的。這從他們來往的情書中可以知道的，汪馬二人的思想一點也沒有分毫新氣，對於所謂新文化等等是絕無理解的。他們的戀愛並非現代式的古怪式的，怎麼能叫新文化來負些責任呢。這一點我嚴重的抗議，關於汪馬的戀愛事件，新式的戀愛論者，不能負分毫之責任。若要找負責任之人，那做才子佳人的傳奇小說的人，或者正是。而頂重要的還是在馬女士的認爲汪是絕了她以及她的貞節是有生命價值的舊道德觀。